

# 刘九庵： 为中国大陆留存的古书画 “摸清家底”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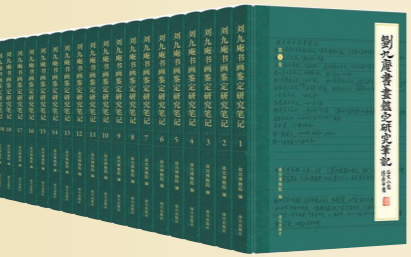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莉  
图/受访者提供



刘老在家中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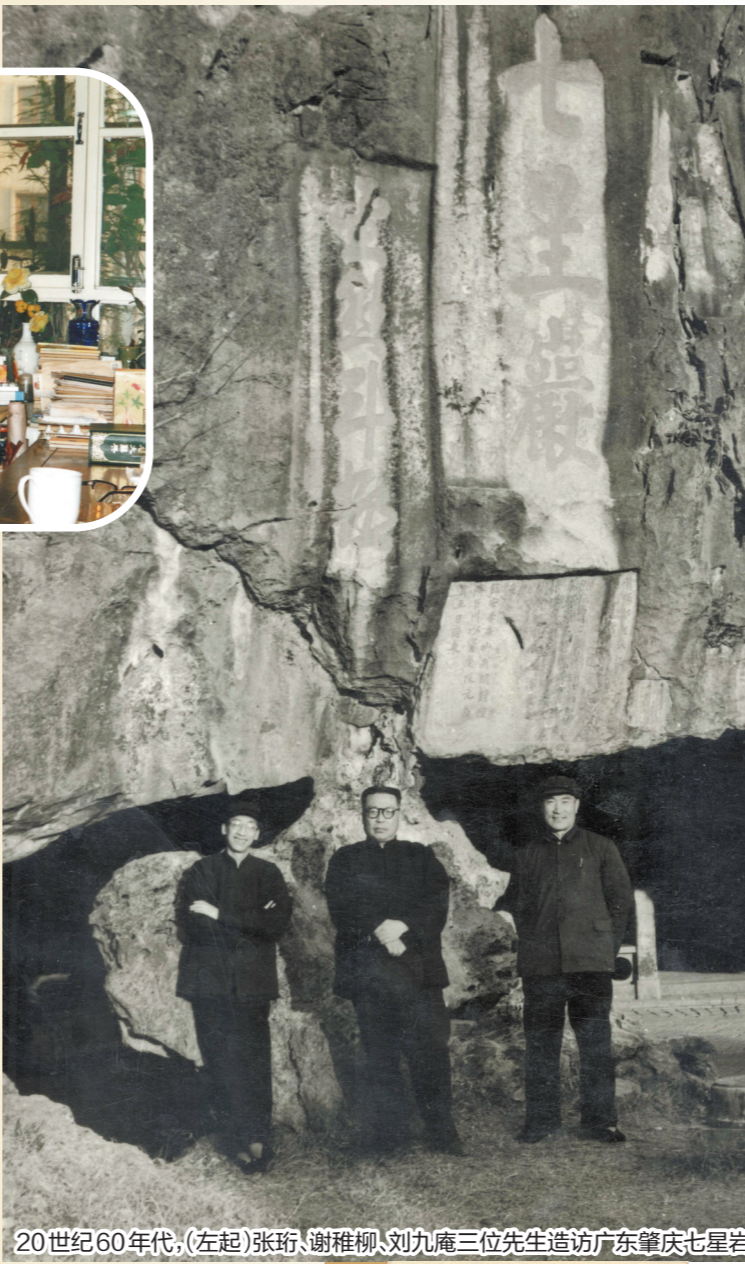
刘九庵(1915—1999)，河北省冀县大齐村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当代著名中国书画鉴定家。

刘九庵的重要学术成就有如编著《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揭示吴应卯伪造祝允明书法、整理院藏数万通前人尺牍等。他对历史上名气不算很大的书画家作品的把握和研究眼光独到、功底深厚，尤为世人称道。



《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全套封面

1996年刘老(中)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届书画鉴定专业研究生导师，出席毕业论文答辩。



20世纪60年代，(左起)张珩、谢稚柳、刘九庵三位先生造访广东肇庆七星岩

上月，由故宫出版社主办的《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新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部编辑历时5年，共19卷300余万字的《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再一次成为文博界关注的焦点。

这套书涵盖内容跨越42年，涉及269册古书画的鉴定工作，真实地反映了当代著名中国书画鉴定家刘九庵先生的成长与治学之路，对文博工作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研究和美术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与贡献。

许多书画鉴定家或来自书香门第，或出身富商豪门。但刘九庵不同，他出生于河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从北京琉璃厂当学徒开始，一路谦逊认真、兢兢业业，终于成为当代著名的书画鉴定大家。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刘九庵先生的长孙刘凯，听他讲述祖父朴实而不平凡的一生。

## “非文物”中寻宝，识国家一级文物

1956年，刘九庵进入故宫博物院，从事故宫书画整理、鉴定、征集、研究等工作，之后与徐邦达、朱家溍等一道，开创并奠定了故宫书画鉴定和科学研究的学术基础。

他在清理、鉴别故宫博物院藏数万通明清尺牍中，发现了大量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信札。还在已被划为非文物的字画中，发现了宋人《柳荫群盲图》、元颜辉《山水》轴、元赵孟頫《行书五言诗》轴等国家一级文物，挽救了珍贵文物，为国家避免了重大损失。

刘先生好学敏求，治学严谨，考证精微。所见字画勤于笔记，又善于总结。他尤其是在书画和明清人书札的鉴定上有独到之处，为美术史基础研究增添了新内容。他编撰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一书，汇集了作者亲自目视和审慎鉴别的大量实物资料，是美术史研究和书画鉴定研究方面的重要参考文献。

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书画鉴别图录》一书，也是采用了大量实物资料，剖析形形色色的书画作伪，颇具特色，是他提高和发展传统鉴定经验的又一部力作。

## 数万书画过眼，编“当代石渠宝笈”

1962年4月，刘九庵和张珩、谢稚柳三位先生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文物机构所藏书画鉴定，从北京出发，在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旅顺、大连等地，跨越四省市，往返半年，鉴定书画一万余件，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情谊。

1983年6月，国家文物局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再次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由刘九庵和谢稚柳、启功、徐邦达、谢辰生、杨仁恺、傅嘉年七位先生组成，从1983年到1990年，历时8年，共过目书画作品61596件，对中国大陆保存的古书画进行了一次全面摸底。

巡回鉴定后，刘九庵等人共同集成编著了一部24册的《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凝结了国内古代书画一线鉴定专家的心血，涵盖了国内博物馆现存古代书画作品，大大超越了宋代和清代的典籍整理。这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画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是各大博物馆与收藏者必查的数据库，称得上是一部“当代石渠宝笈”。

刘凯回忆说，祖父一直以参加过上述两次如此规模的全国书画鉴定为荣。“摸清我们国家博物馆的书画作品家底儿，对他来讲充满了使命感，他觉得自已非常幸运能参与其中。他热爱这个行业，热爱自己从事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挺幸福的。”

## 辨伪竟知来处，真与假皆有学问

“真有的规律，假有的规律，只有两方面都掌握了，问题方能分析清楚。”知真而辨伪是贯穿刘九庵先生书画鉴定始终的要求。

例如，吴应卯是明代文人、书法家祝允明的外孙，在当时就以仿写外公的书法而能乱真著称。刘九庵顿悟二人书法的本质区别之后，在书画鉴定中遇到这个问题，就不仅辨伪，而且进而揭开了相应代笔、造假书画的潜在规律和审美定位。

“祝氏书法用笔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有时亦中、侧兼用。在他不同时期的行草书中，落笔多藏锋重按，深得涩与疾二法，形成藏头护

尾、沉着痛快的体势。吴氏书法多露锋轻按，以寓侧锋取妍的形态，比之祝书，可谓痛快有余而沉着不足。”

由此，刘先生分辨出一批历来被认为是祝允明真迹，实则为吴应卯所作的作品，例如《草书醉翁亭记卷》《草书阿房宫赋卷》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回忆说：“一般书画鉴定时，能定其真伪、排除伪品也就够了，但刘九庵先生辨伪时还对伪本也深入研究，尽可能找出作伪者。”在傅熹年看来，刘九庵先生是书画鉴定界有特殊水平的高人。

## 清苦学徒出身，成名后倾囊授人

享誉书画鉴定界的大师刘九庵，曾经也是个“北漂”。14岁那年，他离开老家河北来到北京，经人介绍到琉璃厂悦古斋当学徒。

祖父的艰苦求学路令刘凯感慨万千：“那时候当学徒非常艰苦，整天要忙于待人接物、察言观色、谨慎小心，不能坐下休息片刻。晚上想点油灯看书写字，还可能被呵斥说浪费灯油。那时候师傅不会很痛快地教给你所有知识，所以要‘偷学’，要经历很多曲折才能学到东西。我祖父最终能学成出师，真的非常不容易。”

经历过年少求学的不易，有所成就的刘老以提携晚辈为己任，在学术上对后学者们倾囊相授、有求必应，就是希望他们少走弯路，不要像自己当年求学一样艰难。

他曾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任中央

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还以极大的热情组织了《全国古书画精品展》和“书画鉴定研讨班”，传授古书画鉴定的奥秘，使许多中青年受益匪浅。

如今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邵彦，就是当年众多受益学子中的一员。她至今仍保留着当年听刘先生讲课时的笔记，时不时翻出来看看，颇有感触。“刘先生教给我们一些小窍门，比如‘倪瓒’的‘瓒’字前期、后期怎么写，‘李贽’的‘贽’字、‘郑燮’的‘燮’字都是前后期写法不同，等等，这些小窍门都是先生的‘独门利器’。后来读刘先生的论文著作也有不同的感受，他的论文会把材料和整个推导过程都呈现出来。我们通过论文不但能学习他的鉴定结论、研究成果，也能学习他写论文、做研究的方法。”

## 择一事终一生，汇绝学三百万言

在刘凯的记忆里，祖父平时话不多，每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后就回到自己的书房里，读读书、练练字，一直到很晚。“有时家里人夜里起来上厕所，还能看到他书房的灯亮着”。

刘老待人温和，无论是对待长辈、同辈人，还是后来的弟子、学生，总笑咪咪的，很亲近。但在家人眼里，他还是挺严厉的。刘凯说，祖父在家里的规矩很严，不乏一些老式礼仪，“比如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这可能是现代家庭里不太常见的”。

质量的对话。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那时候要来笔记最根本的想法是，我们想了解我的祖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015年，刘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笔记的整理出版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后于2016年被故宫确立为科研课题。如今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脉络清晰，系统而完整。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撰写的序言中说：“刘九庵先生是我国书画鉴定领域成就斐然、德高望重的大家，先生的书画鉴定笔记是他数十年笔墨内蕴、鉴书画真意的结晶，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刘老的行事风格也有一“严”，即严谨，尤其在对待书画文物时。“他一生最骄傲的是，经手几十万件文物，没有一件损毁在他手里头。他也要求我们，一定要特别慎重地保护文物。”刘凯说。

“2003年，我和妹妹刘媛邀请姑姑把祖父的笔记、资料这些东西留给我们。”刘凯说，虽然跟祖父一起生活了30年，但自己并不了解他，“我没有跟他一起工作过，对话不在一个频道上，没有多少真正高

质量的对话。他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那时候要来笔记最根本的想法是，我们想了解我的祖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015年，刘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笔记的整理出版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后于2016年被故宫确立为科研课题。如今由故宫出版社出版的《刘九庵书画鉴定研究笔记》，脉络清晰，系统而完整。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撰写的序言中说：“刘九庵先生是我国书画鉴定领域成就斐然、德高望重的大家，先生的书画鉴定笔记是他数十年笔墨内蕴、鉴书画真意的结晶，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刘凯说：“整理完这套笔记，我觉得祖父是一个挺幸运的人。我也一定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终其一生从事了热爱的事业，倾尽全力专注，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在他看来，老一代故宫人那种集腋成裘、持之以恒的精神都体现在了这套笔记里。“祖父一生始始终奉行‘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理念，衷心希望他的心得能惠泽未来”。

# 老同学

□海华

初中时，我与石、计、蒋、祁同班，是全班五十多个同学中走得最近的。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因为都离家乡不远，依旧常常来往，所以好多人都说我们啊，不是兄弟胜似兄弟。以往听到这话，真的很暖心。

但是日子久了，年纪大了，滋味也多了……

一年前，我约他们几个假日聚餐，酒过三巡，石忽然一声叹息。我问石啥事不开心？石摆了摆手，低头不语。

我们再三追问，石支吾了好一阵才说实话。原来，石想为儿子在县城买一套房，找亲友东借西挪，仍凑不够数。

我提醒石，你堂弟在老家当镇长，没准他有办法，找他试试？

唉，前些天，县纪委的人找他谈话，事后，镇里啥传言都有，这种时候，咋好意思向他开口。石双眉紧皱。

还差多少？我问。石的四方脸一红，翕动着两片厚嘴唇，悄声说，十、十来万吧。

我借给他。计向石伸出右手，张开一个巴掌。

五万？石睁大了眼。

没想到，计还把手掌接连翻了个面。

十、十万？石两眼一亮。

计点了点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当真？石瞪大双眼。

计拍了拍胸脯，摸了摸下巴，锃亮的脑门一昂，呵呵

笑道，实不相瞒，我家开那超市上个月有批货卖疯了，借你十万块救急……也应该啦。老石，十万块够不够？

够了，够了。石的脸上总算有了一丝笑容。

两天后，石给我发微信：老班长，可否帮忙问一计，前天酒桌上说的话可算数？

我打电话问计，他却似乎打了个愣怔，啥话？

我笑着说，你说借十万元给石的儿子买房呀。

有这事？啥时候说的？计在电话里顿时不自在了……

我说，有，你前天在酒桌上说的，当时我和蒋、祁都在场哟。

约摸半分钟后，计才接上话，哦……想起来了……是，是有这回事，只是……前晚回家跟老伴说了，她就怨我不打声招呼，因为前两天我家儿子刚又去省城追加了一批货，如今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现金呀。她主要是担心石是公务员，又退休了多年，儿子、儿媳都是工薪族，十万块能还能还得上啊……

计轻咳了一声，斟酌酌地说，老班长，要不，你跟石讲好话些，就说我这边暂时流动资金实在紧缺，最多……借给他两万块吧。请他多担待，不足部分让他再另想办法？

我终于听明白了，但心想也只能如此了。

第二天，我将计的话委婉地转告石，并自己又出借给石

三万元。后来，我问石不足部分咋解决的？石有些无奈地说，只有硬着头皮向一位做生意的远房亲戚开口借8万了，利息不低啊。

老同学呀，说变就变，说走也就走了……我说的是祁。数月前，他走了，据说是心梗。

那天上午，我和石、计、蒋去祁家，帮忙料理后事，然后在一家饭店就午餐，饭后，石提议，再去祁家坐坐，安抚一下祁的家属。计和我都说好。蒋看了看手机，又瞧了瞧我们仨，挠了挠头发稀疏的后脑勺，犹豫了一会儿，只说有事先，还是匆匆回家了。

几天后，蒋打电话跟我说，那天午后你们真没必要再去祁家了。

我不禁有些愕然，为啥？

蒋神秘兮兮地说，哎，老班长，跟你讲句掏心窝子的话，你还不知道吧，前几天，祁的儿子被抓了，事有多大咱不清楚，这种事人家都避之不及呢。祁走了，我们去送他，够意思啦，真没必要走动太多。那天本想跟你们明说，但见你们都拿定了主意，加上收到短信说家里临时来了客人，催早点回去，便先走了。

我猛然想起祁当年任县某局长时，有一回遭人诬陷受贿被查，作为同事的蒋还挺身而出，积极配合调查组取证，很快还了祁的清白这一往事，便有些不客气地说，老蒋呀，你那天没明说不怪你，但

你不像这种怕受牵连的人啊？想当年，你不是这样的啊。

蒋似乎也啥没啥不好意思，直说，此一时彼一时啊。当年他也不算我的间接领导不是？现在嘛，平安是福哟。你说对吗？

我内心猛一揪，这，老老同学呀……

上个月，我们又见了一面。在市里跟儿子住的计回到县城，约我们仨到饭店一聚。酒足饭饱后，计笑说，难得聚齐一次啊，真舍不得就走，下午一起玩玩牌吧。都上年纪了，每顿都大鱼大肉不好，晚餐咱们就到附近的友善素食馆去解决？我们都说好。

晚6时许，“战斗”结束，石先上卫生间，后却不见了踪影。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回家了。

我又问，计难得回来一聚，晚上吃素，你也说啥，咋不辞而别？石在电话里嘻嘻哈哈，晚上又没、没酒喝，没得劲了。

翌日上午，我给石发微信：计喝完早茶回市里了。老石呀，几十年的老同学了，往后有聚会，别再说没酒喝，真没劲哟。

石回复道：顾老班长呀，咱俩都奔七张了，耳朵不好使啦，我昨天跟你说是，中午没少喝，改日再尽兴。你听错了呀。

听错了？我一愣，切！不是打铁的，倒挺会转圜。这帮老同学啊……

## 人逢谷雨

□申宝珠

他跟王老师说，自己病了。他要回家去看病，王老师答应了。

王老师肯定会答应。他在县城读高中，离学校有三十来里地，从来没请过假的他，是不可能撒谎的，谁愿意说自己病了。那不是诅咒自己么！

他也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生，今天撒谎，是因为马上就要到谷雨节气了，他想回去帮母亲侍弄庄稼。农谚云，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在家乡，谷雨也是很好的商机，可以卖培育的种苗。对于地亩多劳力少的家庭，那就得加班加点干活。

他们学校是数一数二的学校，管理第一，教学质量也是第一。一周考一次，名曰周考。一月考一次，名曰月考。如果说学生害怕成为考试的机器，那么老师也怕变成回卷的机器吧？他厌倦了做机器，想回家透透气。名义上是帮母亲种庄稼，其实是逃避学习。班里后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令他感到窒息，他像鸟儿一样要冲出樊笼。

他坐最后一辆班车回到镇上，镇上已经没有任何一辆行驶的车辆。他只好步行回家。

天上的月亮弯弯的，很像母亲的眼睛。笑咪咪地，弯成一条线。他走啊走，肚里咕咕叫，心里想着母亲烙的油饼、熬的小米稀饭，脚步就不由得加快。

走到小河边，他借着月光看见田地里有一个背影。那背影正弯腰将一株幼苗放进坑里，然后埋好扶正踩实。

他寻思，是谁这么晚还在干活？他心里忽然一颤。

那时，镇上已经有红薯苗的成品。母亲舍不得钱，就在自家院子培育红薯苗。不想，培育得极为成功。四月初，母亲就切切，谷雨前就自家红薯，然后就可以走街串巷去卖红薯苗了。

他小跑到家门口，赶紧用手推门。纹丝不动，他的手触到了一把铁

锁。他明白了，田地里的正是自己母亲。泪淌了下来。

也只有母亲才这么拼命！村里小卖部一袋化肥比镇上贵五角，母亲就去镇上买。别人家都是夫妻二人做活，他爸爸在外地打工，家里的活只有母亲一个人扛。除了她，谁会如此倔强？

泪无声息淌下来。

母亲做的油饼外焦里嫩，小米粥软糯养胃，但她自己从不肯吃一口。母亲常说她正在长身体，要吃得有营养。她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挣钱供他读大学。她没日没夜劳作，就是要他有出息……

他揩去眼泪，没伸手去门墩下拿钥匙，也没去田里喊母亲。他扭头就朝学校的方向走去，脑海里只有母亲弯腰劳作的背影。

他明白路上已经没有汽车了，只能徒步去县城时，那也不想回头。

这时候月亮从云朵里游了出来，如水一样流淌在地。好大一轮月亮！乡村静谧，偶尔一两声犬吠，远远地就像他打招呼。他一个人在赶路，却没有一丝恐惧。母亲说，男子汉肩头有两盏灯，只要一勇敢向前走，这两盏灯就不会灭。他步行到县城，天已经亮了。

王老师询问他好点没？他说自己好了，而且永远也不会懒惰病了。他又似自言自语：雨生五谷，自己这枚种子已经发芽，就等着长叶、开花、结果。

说完，眼眶又湿了。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下来。

雨生五谷？王老师不明就里。突然，王老师抚摸他的头，欣慰地笑了。

但王老师明白，他真的不再是以前的他了。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他水米未沾牙。但他不打算停留，在龙头下喝了捧两口水，他直奔奔向了教室。



五月枇杷一树金

(国画) □郭养园